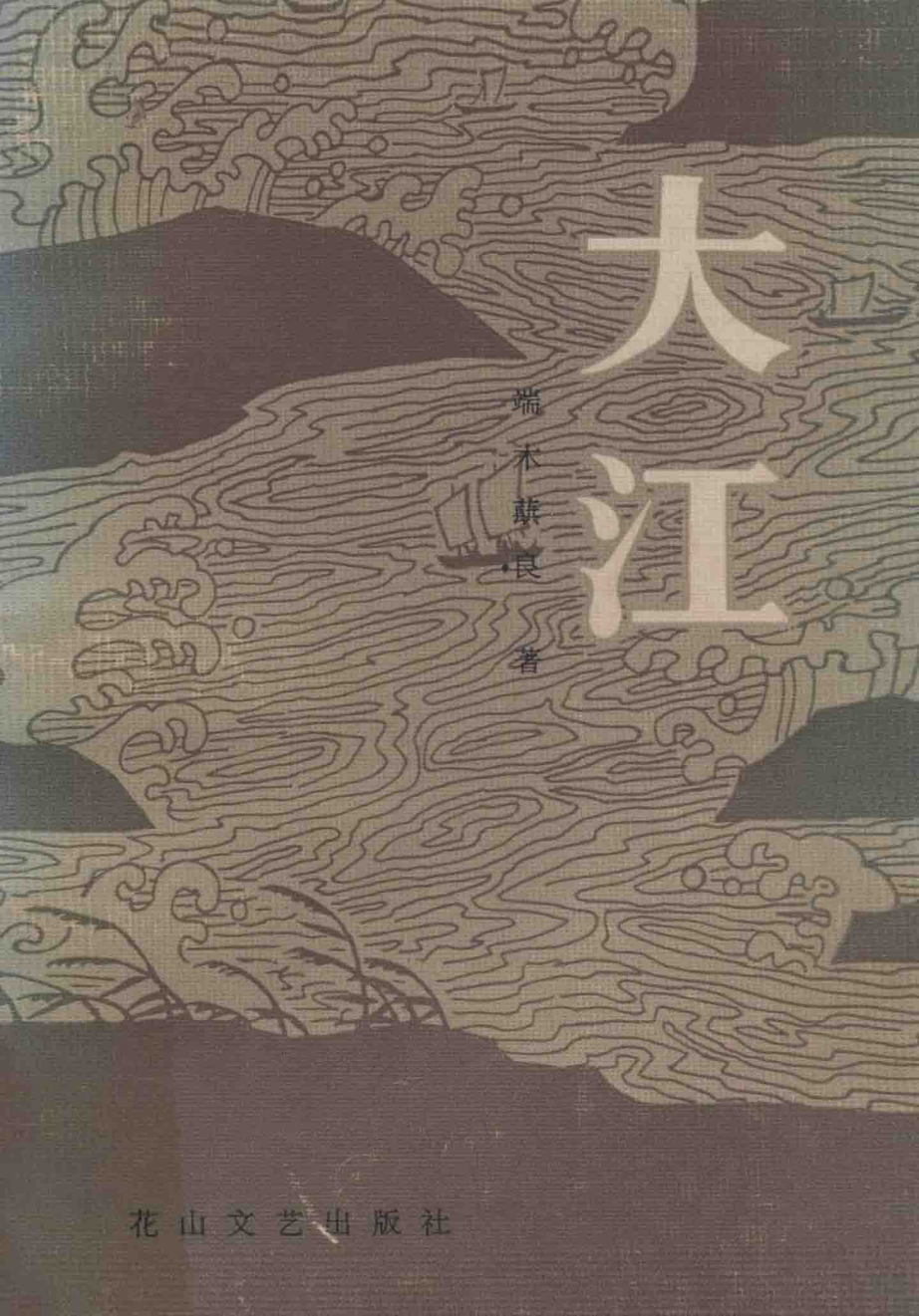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江

端木蕻良
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大江

端木蕻良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·年石家庄

大 江

端木蕻良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6.5印张 6 插页 133,000字 印数：1—6,200 1985年10月第1版
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207 定价：1.20 元



作 者 近 影

《大江》新版前言

端木蕻良

一九三九年我在重庆复旦大学教书时，写下《大江》这个长篇。我本来有个偏见，认为教书对研究工作有利，对创作不利。恰巧，这时，戴望舒从香港写信给我，约我为《星岛日报》副刊《星座》写长篇小说连载。为了我们的生活，我便答应下来。

那时，和香港的邮递很不方便，邮递时怕丢失，我和萧红身体都不佳，姚奔同志便自告奋勇，愿意为我抄复写稿。这样，我便可以在遇到寄出稿子丢失时，及时补上。萧红为我题写书名《大江》两字，我便开始写下去了。望舒收到前几章稿子，便在《星座》上连载，这样，我就得加紧赶写，使它不致中断。《星座》上连载的标题，便是萧红的手迹。

我写的实际上是“带枪的人”。抗战爆发，不论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发生了急速变化，写新人的成长，这种意念总一直在推动着我。虽然明知写不好，也在追求。抗战第一枪，是上海闸北一位士兵自发打响的。他射出的不是一颗普通子弹，而是人民战斗呼声的迸然爆发。这一枪不是孤立的，它冲破了横隔的长江，和我家乡的游击队接联起来了。从上海来到武汉，我就想为他们做记录。

我自己本来没有想当作家。自幼喜欢的是绘画，作个画家倒是我的理想。在《晨报》副刊上，我看过许多文艺复兴时代的伟作，我读到的第一本画集，是刘海粟的油画。我在中学上学时，李杰克和杨叙才老师，都是画油画的。我自幼却画中国画，但是对中国画的透视和表现力的局限，我又感到没法解决。这么一来，才转向文学。我认为文字可以挖的很深，不受时空限制。我最早读过《穷人》和《罪与罚》，都能从这些方面来说服我。

从此，画画只是偶一为之，写作反成了放不下的劳动。在写作中，我也受到我国传统白描的影响。但在我看来，白描也决不应是平面推移，象《儒林外史》写范进和他周遭的人的心理状态，就是最鲜明的例子。

我修想从大江日夜奔流中，看到中华民族的投影。因此在写铁岭的同时，我又写了卓雅。这个故事使我心情特别激动，在那个时候，为她立传，是要有一点勇气的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我写得不但不好，而且不够。

在写《大江》过程中，我突然生病，不能执笔，望舒来信催稿，说在读者面前，无法交待，决不能停，所以萧红便按着我的意思，替我写了一段，写得后，她要我来顺一遍，虽然我俩的风格不同，但我想就保持原样，这还是很有意思的。这就是本书104页倒数第3行自节略号起，到107页第5行止的这一段文字。

我病稍好，才接着写下去。那时，《大公报》杨刚同志也写信给我，要我为香港《大公报》写个长篇，这就促使《新都花絮》的产生。香港报纸就有了我两篇小说的连载，这

时，我和望舒及杨刚都还没有见过面哩！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萧红病逝，我埋葬了萧红，回到桂林时，恰巧赵家璧来到这座文化城，他是抱着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来的。他亲自找我，要出版《大江》，并且推荐张正宇为我装帧插图，作为《晨光文学丛书》的一种。这已是湘桂撤退的前夕了。战局变化对家璧是个重大打击。但在当时的条件下，他还是尽量把书出得象个样子，这绝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。

当时，我手中并没有《大江》原稿，更没有《星座》的剪报。要到香港去弄，又障碍重重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到手。彭燕郊知道了，记起桂林文化馆有《星岛日报》合订本，他曾在那里翻阅过。他自告奋勇为我交涉剪报，把粘贴的一大册送来了。还告我原报缺了一天，要我写出补上。我不想即兴补上，就留着这段艰难曲折的过程，作为战火中的纪念和彭燕郊友情的见证吧！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，因为找不到全份原报，也还无法补上。现在看来，大概在原本144页有删节号的，就是了。这一天的稿子，是萧红的手笔，还是我自己写的，目前还无法判断。

《大江》就是这样出版的，但如没有这些经历，也就没有了它。我珍惜这个过程，胜过珍惜这部作品。在这里，我还愿意重复前人一句话：“我自己认为满意的书，还没有写出来哩！”

现在承花山出版社重新出版《大江》，使我四十多年前的作品，得与今天的读者见面，除了个别字句，几乎未作什么改动，就以它原来的面目，就正于读者之前吧！

1984.3.12.灯下于小白楼。

第 一 章

大江是浩荡的，它滚流着。它辗过中国的原野，流到海里去。大江在浩荡里呜咽，在卷积云里震荡。大江是古铜色的古老民族心脏里两条烙印的一条。它每夜里津流着血渍，刚好是五千年了。

大江在曲折时，大江并不长，大江在展开来也不长，它惟有在人类生活史上，向下奔流的时候，它才长了。

这一道亘古的白炼，它是怎样的从那小小的沙漏里跌落出来，又装满了沙漏的啊。风从它的上面消逝了，蚊虻从它的上面消逝了，雨点从它的上面消逝了，草棍从它的上面消逝了，尘土从它的上面消逝了，唾液从它的上面消逝了，树枝从它的上面消逝了，泡沫从它的上面消逝了。生命也从它的上面消失了，连一滴也没有泛起。

方形的石子浑圆了，盐粒重新回到海水里去，泥土飞扬在天空上，桅杆一年一年的消瘦了。大江流淌过去。年轻的心，在它的两岸的砂碛上，寻拾蚌壳。顽固的爱情，在凝望着江流的时候，化作了慄悍的石柱，面对着江心，来往的渔人，指点着以它作为航行的记号。

大江在滚流着，并不夸张，也不好看。大江也不怎样宽，它并不比一条没有名气的河流宽到哪里去，一个敢夸口的牧

童，他说踩着江心也可以踏过去。但是他没有能作到，多少条汉子，都没能作到；而那多嘴的牧童也在一次篙杆失了手时，滚落在水里了。

大江是从星宿海里流泻下来的，它是从烟霭和毒瘴里生长大的，所以它的水流里，也充满了阴险和恶毒。一直到它奔流过七十二个险滩之后，白马滩，滟滪堆，长滩，瞿塘峡，巫峡，牛肝马肺峡，兵书宝剑峡，三十里滩，巴峡……它才平静了，匆匆的奔到海里去。

江流的两岸的石子也是奇特的，有一段是湛黑的岩石，它一挂一挂的排成了沉着的铁炼，一半跌落在江里，一半裸出在水面。铁炼下面石子抖然的做成了蜂巢，青苔混和着水绒，黄漉漉的黏附在上面，成了很好的蜂蜜。水珠从每个蜂巢爬进去之后，再飞腾出来。龙鳞甲是斜角的石片组成的，折叠在细砂上，如同整只垂死的蜥蜴。锁纳甲的石片是一个一个连锁的套环，一片环节连接在另外一个节片上。云片似的石层也一坡一塘的躺卧着，酥糖似的散落起来。树根崖是每块石头都粗糙得象酸枣木的根，而黑莹岩，则晶洁得象一条条水葱般的黛色的玉。马肺石是被几千万只肺病的细菌所腐蚀，一束脓疽溃烂的肺在江沿上倒挂着。污黑的血就从这上面面向下滴答，沙石岩，火成岩，风化岩，粘土层，木变石，涪陵石，硃砂石，钟乳石，盆底石，火马石，石钟石，河淤层，玳瑁石，白晶石，吸水石，红瑕石，随处的替换着，它们就这样粗心大意的规整了狗牙样的河床。

大江夺出了夔门，迎面突出了巫山，这几千年耸立在这儿的女娲的另外的一双嘴唇，它是饥渴的吞食着大江，这块石

头是以整个的山形作成了的一个青葱的奥秘。只有一个诗人曾说破过，后来没有一个人说破过。

大江也流过了酆都，受过阎王的点验，每天夜里由小鬼数清了河底的砂粒再放行（舟行的渔人都这样诉说）大江淌流过去。

大江就在眼底，一点也不渺远，伸手就可以掏出水来吃的。大江无感觉的流着，一切的滚流都是下意识的，而又白天黑夜奔流不息。湿气从它四面滋长着，炎热从水面上泛起，浊露混腾着。日光斜射在水面，金光四闪。木制的船摇荡着，布的帆影划过。大江在金沙江那一段曾煮沸过，所以在下流里也仍然冒着热气，在夏天大江的热郁伴随着苍蝇蒸腾起来了。粗劲的腰杆，弹性的臂，在木片上，竹片上，布片上，浮在江上，然后再沉落到江底。哮喘的煤夫，吃鸦片的车手，在铁片上，钢片上，铅片上，合金的铁板上，纯精的铆钉里，驶出了港口。帝王的船在这里焚烧过。新形的钢铁又载满着奇异的商品走进，三国时代曾有多少人民的尸体漂浮在这里。千年之后，又有多少父亲，儿子，女儿，母亲，在水里被鲤鱼分食。火把在江岸上燃起时，大江也照得血红，霓虹灯在扯起时，大江也照得血红。

· 大江的水珠象一斛纯熟的算盘，它成串的上下的拨转着，它记录了许多新的和旧的，褪了色和萎黄了的，流质的和软体的，胶着状态和带着现实感的。它记录了夏天的黑夜和春天的白昼，绿色的黄昏和敞亮的黎明，庄严的工作和怯懦者的懒惰，笑和泪，粗茁的欢喜和痉挛性的痛苦，殷红的希望和铅的灭亡，生和死。倜傥的清明和疲惫的混乱，腺形质的

歇斯底理和白血球的健康，咳血的愤怒和唾弃的侮蔑，爱和憎，海风样呼求和血的控诉，罪与罚。流质的爱和固体的憎，沉挚的愚？和发亮的智慧，冰的洁白和鼯鼠的无耻，精神和肉体，大与小。诡辩的繁琐与数学的整体，齿轮的肯定和手背的否定，浮萍的分裂和细胞的统一……

这一切都每时每刻，受了江水的洗濯，益发崭新了。江水每个细胞翻腾上来，又破碎了。破碎之后，成为新的细胞再翻上来。江水是不动的，它非常静穆，但大江是动的。轮船也在动，兵舰也在动，水鸟在飞翔着，而大江在盘旋天上的钢铁的鹰翅之下，看来却象是一条死蛇——从高空向下看。

这里是原料的出口地，而且是商品的入口地。随着水流来的、有珠江的龙眼，有金钱蜜橘，有良乡栗子，大冶铁，北京的胡琴，仿膳的茶食，海南的官燕，大理石板面，通江银耳，义乌火腿，杭州的丝织，龙井的芽茶，黄岗的竹排，金沙江的纯金，个旧的锡，自流井的盐，上流发下来的竹排，木排，都流散到大江的下游来，大江是南中国的动脉。

在夏天大江蒸热得象蒸笼，每个水珠都包含着金子似的热，坚实而且带着闪光，仿佛要粗心的燃起一支烟火来，大气就立刻会爆裂了。

空气是红色的，暗中都磨擦着火花。

江中的蒸气，使岸旁的细砂做成初熟的蒸粉，埋藏得久远的石灰质的蚌壳，都齑碎了，混合在砂土里面。雾将远山遮断，小的村落缩藏在云雾里，象从镜子里反映了天光，滚流从天边倒挂下来，再跌落在另外一个村子里。热在地面上

铺好了很厚的绒毯，或者鹅毛似的舞动在空间，成了坛子肉一样油腻和令人窒息，热是蒸腾的。狗尾草从捣砧的边沿上摇曳着，摔动着晶莹的水珠。但是狗尾草不一会儿，便被水珠儿烫得枯黄了。芦苇终年挂着白霉。而蓼花就不可忍耐地燃烧起来，沿着江边咆哮着殷红。大红绿色的醇厚的石油一样地流漾过去。

在冬天，大江也并不因为夏天的过度的热度而保留下温暖。江面上的寒气是渗心的冷，阴漉的风吹过来，湿气凝涩着，冷在人的骨髓里冻结。在高旷山原上来的人，都仿佛侵蚀在参和了销镪水的冰里一样。

大江毫无冻意，舟子还赤着脚在撑篙，拖车的马，鼻孔喷出霜气来，缆绳缀满了珠珞的点子。

鹰在这个时候，踌躇在砂碛上，鹰在啁啾，找寻可以栖止的石块栖止了，把头颈缩在腔子里，寂寞的立着。象新拔的绿草，节骨抽离时，空气漾进去清新的鸣声，“九九九”，七个鹰，六个鹰，鹰散落在圆卵的褪了色的老江底里，静静的栖着，白色的粪便涂抹在带着异教徒的荒凉味的石堆上。大江奔泻着流。

捶衣的声音跌落在水里面，打船的声音跌落在水里面，帆篷从桅杆上扯起，江波在起落，露雾从江面凝结，火烧云因湖沼的气氲而煊赫了。

大江搅扰而喧腾，一股混浊的黄流，摇撼在碧清的海里。

这里要叙说铁岭的过去：

这时在北国的原野上也有江水流淌着，那是黑刁刁的墨

色，云也是黑的，树色也是黑的，而江面终年浮载着石板的冰块。

在这个悲哀荒凉的尖硬的风物里，陶冶出来的生灵，也是生着棱角的。

在关东的原野上，春风冷风飏过去之后，瘟疫起来了。蚂蚁在土壤里蠕出，蚊虻飞鸣，野马这时在枯草上打滚。长尾巴连儿拖着花俏的尾巴在大地上飞，空气干燥而湿郁，山野空洞而带些回响……

这时，荒凉的村子，鼓声响了。

巫女的红裙，一片火烧云似的翻花，纹路在抖动着。金钱象纹蛇，每个是九条，每条分成九个流苏往下流，红云里破碎的点凝着金点和金缕的丝缕。

巫女疲倦了，便舞得更起劲，想用肢体坚持摆动，把倦慵赶跑，金色的，红色的，焦黑的，一片凝炼的，火烧云的裙袂，转得滴溜溜兜的圆。

巫女家，把苦黄的脸仰着，脑后水滑滑的漾尾儿头，在脖颈上擦着有几分毛毛烘。巫女还是舞着，两耳垂的琥珀环，火爆爆的晃，带着闪光，带着邪迷。巫女头上梳着吊马坠，没有盘定十三太保的半道梁的金簪子，只插了一梗五凤朝阳的银耳挖子。巫女舞动着，还轻悄悄的笑，巫女车轮裙兜满了风，在眼前转过来，转过去，象一只逗人的风筝，在半天云里打转，迎着春风冷笑。……病人躺在床上，眼巴巴地看着她，不肯放松每个细微的小节。

巫女唧唧嘈嘈的唱了。

“手托花鼓站堂坡，托鼓临鞭点神佛。”

她手中的钹子鼓，便扯出异教徒的挥动。

“铿！聚嘹亢嘹铿……钹钹！”

先是一串铜钱打着铜钱，沙沙地发出一阵子响，接着又是鼓鞭打在鼓皮上。

然后她回身站定，把神鞭托在右手里，曼声的唱着。

“问起家来家也有，爹娘也不是无名少姓的人，莲花山上莲花洞，墙头跑马，我是胡金龙，胡家仙姑我为尊，我是仙家第一人……”

胡金龙在关东的原野上，是一条龙的红仙家，她捉的弟子很多，所以到处都传播着她的名字，她这大仙最难请，而且是最恶刁，但是法术也是最灵验的，所以也是人家最愿意请的。

捉九姑娘做弟子是三个春天以前的事，那时九姑娘还没有嫁给张豆腐坊，先是仙姑下来，家人都不信，就是九姑娘害了女儿癆，坐在房里想心事，弄出了魔道。街上的闲人都还咧豁着嘴唇嘻嘻哈哈地说：

“没有黄花女便出马的，她还没被人当马骑过。”

九姑娘的母亲便到处烧香许愿，觉得自己的脸上失去了光彩。

可是九姑娘后来闹得更凶虐了。亲戚朋友都说要是做母亲的想固住女儿的性命，只有许她出马。

母亲说：“不是我自家骨肉自家疼，我没有护短了谁的，我的孩子不会这样做贱的。”

可是商量的老亲少故的，也有人说：“要是真的仙家附了身，也没有黄花女儿就出马的，好说不好听”。

母亲心里转腾着急，想不出好主意。

老年人又噉噉地讲，说是仙家爱洁，附了姑娘身子也是有的。趁着人的气血虚，吹灭了头上三尺火，入了窍，也是星星月令赶的，“要是等到神来了，找个小伙子，脱了裤子，给她乱出溜一炮，没有不吓跑的。”

母亲唾了那些人一脸，骂他们没有一个懂人事的，回到家里闷闷地思索。

由于再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到后来母亲就找了年轻力壮的张豆腐坊来实行了一下，是在她女儿下来神的时光。秘密举行了的。可是九姑娘的仙家还是没有离身，所以后来就只好公开嫁了他。

如今丈夫开豆腐坊，九姑娘跳大神，小日子进项不算大，可是村西头也算得腾腾赫赫的了，村上年轻人开玩笑，都说他娶来了狐仙在家里。

九姑娘正式攀杆子（跳大神）才一年，人样儿长得又标致，病又治得好。所以大家都说她的那铺子神，里里外外一水儿清，真算是干净利落。所以都给她起个绰号叫“花大神”。可是每次治病，没有一个不是治好了的，所以当地人都对她保留着一种内心的尊敬。

.....

仙姑现在舞得更凶狂了，桌上两条红烛烧起半寸长火苗，照上她细致的脸和苗条的腰。病人在床上把眼睛睁得贪婪的野狂的发亮。

病人脸上发红，而且哮喘。

六姑姑总以为自己大儿子害虚癆，所以找花大神给来跳。说是肺属金，水生金。九姑娘是水命人。

六姑姑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叫成文，二儿子叫铁岭。大的躺在炕上，就要死了，二的在东山里挖棒槌，被浪人搜山时抢了，转回家来，正赶上给大哥跳神。一把火从他头顶上直烧到脚底，所以他纳头便困倒在东屋炕梢头上。大哥因为身子骨膀虚，力气薄，不能供养六姑姑，所以六姑姑还和一个糟老头子打伙，生活在一起。给大哥治病的钱，还都是六姑姑梳头匣子里的体己钱。

铁岭愤恨的在炕上躺着，并不参加这个巫祝的仪式。火烙的思想，在他头顶烫滚。家人这样乌七八糟的鬼混，都使他彻底的感觉到自己放弃了林野生活的失算。他终于为了求生的打击而不能坚持那强悍的野性，回转家门来。他以为家是温暖的，“妈妈”，“哥哥”这些个称呼，都是好听的，而且会给他树林，山谷，风雪，所不能给予他的一切。在风霜里他漂泊了二十多年了，挣扎的无助的求生，说是把他锻炼得坚强，倒不如说是把他变得更软弱了。他常常存留着对于山林以外的幻想，而且对着所谓家这种东西存留着一种梦幻的渴慕，想回家里，即使是破家也是好的，所以他便回家了。

家是更大的憎恨和仇恨的痼瘤，这是无可回护的，这是他这几天的坚信。随伴外面的鼓声，他起伏着自己的思路。他计划着出逃了，他刚刚回到家里来，只不过才三天功夫。

外边的鼓声更凶狂了，直接象一条惯于戏弄人的五彩的旋风在他头顶上扭扯。

村中人完全抹煞这个固执的新客的反反对，他们来看热闹的人特别多。黑压压的挤了一屋子，而且院子里也都是人。

村里人都是喜欢看九姑娘跳大神的，他们觉得成天到晚让那伶俐的标致的妙人儿来跳舞，也不是使人完全讨厌的事。

小孩们在饭碗里胡乱地吞食了一些东西之后，便匆遽地跑到六姑姑家里来等候着，等候着九姑娘跳舞。

二大神是从花脸窝棚专人邀请来的李香头。也是远近驰名的，有她来帮衬，九姑娘的舞艺就更好看了。

这两个仙家第一流的忠仆，是针尖对着麦芒。说话是一口楂拉音，对答得又贴切又流利，村上远近人家大小孩子都爱听，到这里来看跳神好象看一出大戏一样。

在荒无辽阔的农村里，地方性的宗教，是有着极浓厚的游戏性和蛊惑性的。这种魅惑跌落在他们精神的压抑的角落里和肉体的拘谨的官能上，使他们得到了某种错综的满足，而病患的痼疾，也常常挨摸了这种变态的神秘的潜意识的官能的解放，接引了新的泉源，而好转起来。

开初，大神并不很迅速的使老仙家降坛，她很矜持。因为据说这位仙家的架子相当大呢。

九姑娘扎好了绣花五色裙，摆好了架式。头顶上令人欲吐的煮红的猪肝色的红球，在颤颤巍巍地跌动着。嘴唇上一杆乌木烟杆，发狂地吸着，她跌落在一只杌凳上。

二大神左手拿着一只猪膀胱做的太平鼓，上边有个半月形的弓圈，系了三十几个大铜钱，在手中摇动起来，刷拉拉地响。她右手拿着一条小小的颤动的鞭，在歌唱的尾音里，向鼓边击打。

唱着一种邪魔的歌曲，声音在春天的大气里透出一种淫